



云海指点

我的眼前，有一片久违的云海。

暮色渐渐沉下来，离上课尚有片刻时光，空暇之余，遂独步操场，还来不及思索，昂首之间，便被深深震撼。夕阳的光芒将天边点燃，映得金碧辉煌，令人肃然起敬又欢喜赞叹。自然的美如此崇高而壮阔。

我是一个喜欢看云看天的人，尤其在这样清闲的夏日傍晚，风清气和，云淡山闲，伫立于一方开阔疏朗的学校操场，不远处的青山与我相对，头顶的蓝天与我对视，绽放的紫色槐花在枝头静静与我书写着白己的烂漫岁月。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。

而今晚的云，更有风致，更有气度。它布满天空，不留一块完整的蓝天，像一张密网，网住茫茫远空，有些地方松弛，有些地方紧缩，撒网的那个人，不知隐匿何处？但它也端端地包围了我所在的校园，将我孤立于这个小小的山头。我想走进它，但实际不必，因为我已经在它里面。全然地伫立其间，甚至我似乎就在云天的中心。我行走的脚步不由得止住。欣喜所遇，暂得于己。

云海漫卷，乱云飞度，云山云海，万里层云。就在我眼前，我的头边，我的发梢。但是词语总有限。豁然间，如几

十条苍龙出海，如百鸟朝凤。如千军万马，如冰雪蔓延，如丝绸轻盈飘荡，如草原羊群点点，如大地春花朵朵，或豪壮，或细腻，或修长，或蜿蜒，或清纯，或浊暗，或厚重，或轻盈。在光与云的交织中，色彩万变，绚烂璀璨，忽而变白，变青，变赤，变灰，变蓝，闪烁明灭，光怪陆离，若隐若现。一片片，一条条，一丝丝，它用万千的姿态将世间的一切呈现无遗。

它一览无余，却又深邃浩瀚。它沉寂无言，却又似呐喊狂言。它远隔千米，却又举手可触。

我置身于云的世界，云毫无掩饰地将我包围，包裹，拥抱，推搡，拉扯，俯仰四顾，我仿佛已远离尘俗，一己之身，似乎遨游于云的无限空间，有一种扶摇直上九万里，会当水击三千里的逍遥与自在；也有一种黄河落天走东海，万里写入胸怀间的辽阔与震撼。如果不是行走，我几乎忘了在大地上。但不论走到何处，都仿佛在云天的手掌内。只是我的心胸此刻也有广袤无垠的空间。

然，今晚的云不至于像李贺笔下的黑云压城的强悍悲壮，更没有苏轼眼中黑云翻墨的挥洒渲染，更无王维行行止止间坐看云起的闲适悠然。狄仁杰曾对

着一片云仿佛回到了久违的故土，乡情顿时弥漫胸间……而它却真切而深刻地在面前，将我深深打动，因它的一种气势，一种力量，一种风度。

天容海色。山呼海啸。云涛风澜。我仿佛聆听到群峰沟壑的回应。

于是，我不禁感叹，在单调狭窄的空间里，也有无限辽阔的云海，在载于立体的渺小身躯里，也有对无限的向往与膜拜。人总是在自然面前感到莫大的谦卑与从容。因为我们不必自大，更不必被太多的事务缠身。眼前的云给我指点，云的云变万化正是人生的模样，是人生的模样。无论多么沉重，多么难解的问题，在此刻，在云的教诲下，我豁然开朗。我幡然醒悟。

“卧看满天云不动，不知云与我俱东”，“白云千里万里，明月前溪后溪”，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……

我不是诗人，但是眼前的云天让我有写诗的磅礴冲动，我不是画家，但令我有挥笔泼墨的辽阔欲望，我不善描绘景物，但今晚的云天令我的手指非借文字留存下这个美丽壮阔、豁然开朗、魂魄颤动的瞬间。

在云的明灭万变里，我读出了人生的青春沧桑，有限无限，生灭真幻。我读

出了渺小而又庄严。谦卑而又博大。我谈出了悠也，久也，博也，厚也，广大而精微。人的存在本不足一提，但人的境界可以如此的高远渊深。人的心，可以有大悲悯，大风景的，大超越的。毕淑敏说，“我喜欢辽阔的地方。”是的，最大的辽阔不是天高海阔，不是山长水长，而在我们的无边无垠的胸襟里。

是眼前的云，是眼前的美。更是心中的一片绝美的云天。

我不禁心中震荡，正如眼前的翻腾激荡的云海，觉着人竟然与天地离得如此之近。敞开心扉，在自然面前更多的坦荡自如，更多的宁静悠然，更多的驰骋无碍。欣赏一片云海，也静静地欣赏着大美的天地，想着自己孤独的流浪于此一隅，也应该懂得欣赏自己吧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的头顶始终有这样一片云海，在蔓延，在翻腾，在蜿蜒，在汹涌，也在沉默，在沉思，在静观，在这生满面、多纷扰的人间。

原来，美，其实不远。

原来，一切只在俯仰间。

原来，人可以随时走入一片云海。

这今晚、此刻、眼前的云海。这亘古洪荒、沧海桑田、无穷无涯的云海。

(兰州树人中学 王智斌)

日，窗户大开，却盼不来一丝风；而冬日，窗户紧闭，却有风无孔不入。季节真是一种神奇的存在，它的背后不知道潜藏着多少神秘。

不知何时，风止住了，竟有雪花纷纷扬扬洒落。没有“撒盐空中”的前奏，直接就像春风吹起的柳絮一般，飘飘洒洒，铺天盖地。不多时，树梢、屋顶、操场、走廊，都被白雪笼罩，只有校园的小池塘仍保持着清亮，源源不断地冒出白色的雾气。

在操场上，我们玩着、跳着、笑着、闹着，欢声笑语汩汩流淌，如同漫天飞舞的大雪，将整个操场都容纳不下，甚至慢慢地将天地覆盖。

多年过去，当初的同学也许早已忘记彼此的名字和容貌，但总有人记得，那些吹过教室的风和我们的学生时代。

(张君燕)

的声音，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，在喧嚣中找回平和的自我。

其次需要学会珍惜。珍惜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人和事，珍惜那些曾经带给我们快乐和感动的时光。学会珍惜，就不会纠结过去的种种不如意，愿意把自己的人生划分出一个新的阶段，从头开始，不虚掷光阴。

此外，还需要学会感恩。感恩那些曾经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的人，感恩那些让我们成长和进步的经历。有感恩之心，能减少矛盾发生，而回馈社会、帮助他人是表达感恩之心的极好方式。心平气和了，我们能穿越各种纷扰，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

生活中，过于复杂的人和事会带给我们纠结与烦恼。所以，我们要学会在人际关系方面做“加减法”，更多地与乐观、正直的人交往，减少无聊、无效的应酬。常与单纯、善良的人在一起，坦诚交往，没有勾心斗角，不会心累，可以一同感受重返单纯的快意。

当然，重返单纯不是要逃避现实。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困难不会因为我们想重返单纯就自动消失，这就需要我们勇敢地去面对、解决，学会在复杂的世界中保持一颗纯粹的心，学会在各种纷扰中保持初心的方向、纯真的情怀和自律自醒的定力，真正地活出自我。心思单纯了，精神清爽了，就算生活有苦累，精气神也始终是饱满的。

如今，不再年轻的我把重返单纯看成一种美好的追求，做人简单，做事纯粹。

(杨德振)



吹过教室的风

周末的午后，我坐在阳台上读书。阳光照得我睡意朦胧，一阵风吹进来，带着一丝凉意。我一阵恍惚，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，在课堂上偷偷打了个盹，忽地被从窗外刮进来的清风吹醒。

上学的时候，有很多这样美好的时刻。年少的心充满好奇，摇摆的树枝，结伴飞过的小鸟以及三两声鸟鸣，都会让我们的眼神和思绪游离。讲台上老师的声音越来越模糊，就像夏天在河里游泳时，把头潜入水下，耳边的声音，仿佛隔着遥远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，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记得中学时的一天，阳光热烈，教室上方的风扇不停地搅动着黏稠的空气，我好像被湿毛巾捂住了口鼻一般憋闷。窗外的树叶突然翻动几下，继而树枝也跟着摇摆起来，这才发觉——风，确实来了。一开始，风是干热的，像干枯

的双手摩挲脸颊，干涩、刺刺。渐渐的风，有了凉意，还裹挟着阵阵潮湿的气流，捎来了雨的讯息。果然，大雨如约而至，雨声淹没了老师讲课的声音。大雨转瞬即逝，却又酣畅淋漓。雨过天晴，微风拂过竹林、树梢以及学校花坛里盛放的月季、芍药，沁凉、清爽、香气四溢，让人精神为之振。

记忆中，再也没有过那样及时又凉爽的风，没有那样酣畅淋漓的大雨，那场风和雨永远地留在了教室里，留在每一个同学的青春里。

还有一个冬日，一夜北风紧，早上去学校时，天色阴沉着，像在蓄谋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呼啸的北风穿过大树光秃的枝条，发出拖着长音的、如吹哨般略带尖锐的声响。

教室的窗户紧紧关着，却仍感觉到风从窗户缝钻进来。想来颇为神奇，夏

播，提醒乘客收起小桌板，打开遮光板，在我看来，潜台词是：观察云朵的最佳时机到了。往外看，飞机有往下俯冲的姿势，能感觉到极快的飞行速度，发动机此时正大口大口地吸入云朵。在那会儿，云幻化成了雾气。我便想，要是有人把天上最白的云装入玻璃瓶，放到超市的货架上售卖，我必买一瓶来，品尝一下白云的味道。

这些都是我的胡思乱想，如果云知道，肯定会笑。云在天上，人在地上，云与人，亘古以来都保持着距离，也正因此，云给人以神秘感。往云中，自然不切实际，然而人们由此生发出了许多难能可贵的想象，这也让云增添了浪漫的色彩。

(韩浩月)

诗苑

季节回望

冬天说来就来了
追寻岁月的脚步
我又在郊外奔跑
渴望一缕风
飘过头顶
在明媚的天空下
用深情的眼神
在河滩静止的水湾里注视
然后
让美丽飞过心头

二

炊烟
将原野芬芳
即使寒意彻骨
心头顿觉暖意丛生
凝望
触碰了多少撩人的乡愁
疼痛成一首无言的诗

三

那些柳树
在初冬的萧条中灿烂成
耀眼的金色
远远地、远远地
我的目光就落在了那里
一只喜鹊站在树梢
不停地鸣叫
柔和的光线下
我和它们一起亲近

四

季节走过
岸边的芦苇
黄成一片风景
苍苍的芦花
漂泊洁白的影子
在旷远的河滩蔓延
风吹过天空
潮湿着我的心
回望
深深浅浅的脚印
已经走远

(王荣)



往云中去

秋天，在桂林坐船沿漓江去阳朔。每次在江上，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，上次看到的是烟雨迷蒙的群山，这次看到的是群山背后洁白清爽的白云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云都在山顶或山后，江面上空看不到一片云？也许大自然的分工本就如此吧。

你说那些云在躲躲藏藏吧，它们又趁你不注意的时候，跑出来，完完整整地、没羞没臊地展示着自己。它们在山间翻滚着，虽然翻滚的速度很缓慢，但依然能看到它们是打算全方位地把自己从头晒到脚，从屁股晒到肚皮——云是太阳的孩子，可它们永远晒不黑，反而越晒越白。

这次遇上的是，我见过的最白的云。真的，我见过太多次白如雪的云了，没一千回，也有八百回，但那天漓江边的云，

白得让我词穷，让我张口结舌也想不出用什么语言向身边的朋友形容。

云，白到了极致，就会让人浮想联翩。比如会想到，云那边住着什么神仙？通常人们会想到那里住着雷公电母、天兵天将，神话是这么写的，可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地信了。云里的神仙，如果住了那么多，就不可能还有这么白的云，他们打打闹闹，跑跑跳跳，云会被他们踩得乌漆墨黑，多少会留下一点痕迹。云那边如果真住着神仙，想必也是和凡人一样，只是看，不伸手，他们也怕弄脏了白云。

云的白，可能不是天生的，是历练出来的。我在塞北的一处深山里，就曾目睹云历练自己的过程。深深的山谷，是一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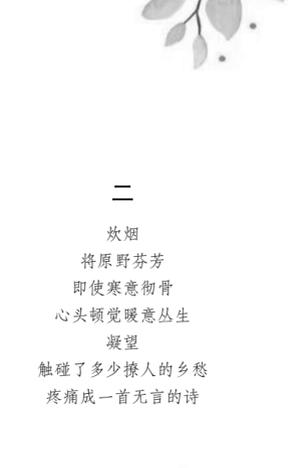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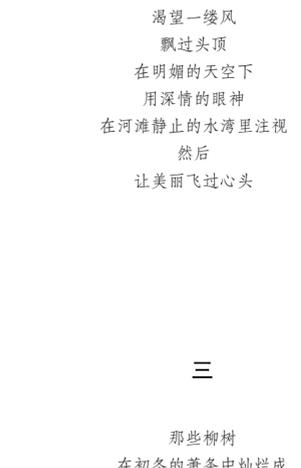
锅，云是沸腾的水，一半乌黑，一半洁白，它们在锅里不停地翻滚着，那形态像极了铁锅里的开水。我在距离山谷几公里处，守望了大约半个小时，一直等到那辆云腾空而起，乌黑的那部分留在谷底，洁白的部分升开了高空。于是，山谷的上空多了一片纯白的云。从此，我也笃信，所有的白云，都是这么炼出来的。

白云让人有一种距离感，感觉遥不可及，可心里又忍不住有一个想法，想往白云的方向去，到云中看看，还想在云上打个坐，假寐片刻。每次飞机降落的时候，我都期待穿过云层的那几分钟，真希望飞机能在最白的云里停留一会儿，好让人近距离地观察云。飞机降落前，也就是穿过云层前，机舱会响起广

柳串儿啁啾

山石的隐秘处，到处都能见到它们小巧的球形爱巢。鸟巢外层略显粗糙，材料也相对简单，多用枯草茎、树叶、苔藓、地衣等滚裹而成。它们的门总是开在巢的阴面。我亲眼看见雄鸟在家门口衔来羊胡子草织“门帘”，然后夫妻俩共同啄起来遮挡在巢的入口。真的内里很精美，铺着厚实的垫子——是用细嫩的草茎和各种羽毛杂陈着铺上的。终于，雌鸟静静地坐在温暖的巢里，雄鸟除了在附近找食，一刻不离。

我和小伙伴常常仰着脖子望树杈上的鸟窝。我们都想知道雌鸟身下藏着几颗白色的鸟蛋。我试探着伸出手去，雄鸟便立刻飞回来，扇动翅膀向我示威。我可不怕它，我淘气地捡起一根长棍悄悄走到鸟巢边。我并不打算破坏鸟巢，只是想逗它们玩。当棍子探头探脑地伸向鸟巢边缘，雄鸟又一次腾空而起大声鸣叫起来，雌鸟也受了惊吓飞出巢外，但它绝不会飞远，只是在巢四周盘旋。待



那是黎明，太阳刚露出脸，姿态各异的鸟掠过河面，穿过林子，从摇曳的草叶里嗖地飞到云中。在众多婉转的鸟鸣里，我听到了柳串儿的叫声——“啁儿，啁儿”，像有人在寂静的山林里吹起横笛，声声不绝，整座山都回荡着那空灵的啁啾声。我熟悉这尖锐而纤细，轻柔而干脆的声音。整个童年，我都在追着柳串儿跑。

柳串儿和槐串儿都是柳莺的小名，它们喜欢在柳树和槐树的树梢里跳跃。柳串儿的背羽是黄绿色，腹部处是白色，鲜亮干净，它们小小的，比麻雀还要小些，循声仰头看，仿佛一片纤细的叶子。

柳串儿是一种长情的鸟儿，遵循着一夫一妻制。五月，鸟类进入繁殖期，羽毛丰满的雄鸟或站在枝丫上俯瞰四周对着世界歌唱，或栖身灌木丛中倾诉内心的孤独。当心仪的雌鸟出现，它就扇动翅膀飞奔而去。从此，情投意合的两只鸟成双成对，像农人一样垒窝立灶，繁衍后代。

湖边的灌木丛，河边的小树，或是

我把棍子收回来，雌鸟立即回到巢里，小脑袋依然在瑟瑟发抖。

这一起一落，我早看清了窝里有几颗鸟蛋。我甚至看到即将出壳的雏鸟露出黏糊糊的脑袋。一次，趁鸟妈妈出去寻食，我小心翼翼地从小窝里捏出一只小雏儿，双手捧着，伙伴们都凑上来看。它的身上覆着一层棕褐色的胎毛，浑身湿漉漉的，小脑袋不停转动，眼睛似乎还没有睁开。看够了就把它放回窝里，毕竟离开雌鸟的怀抱，它未必能活。

若有足够的耐心，甚至能听到未出生的小鸟啄壳的声音——“笃笃笃，啾啾啾”，从弱到强，从慢到快。仔细分辨，那声音，晴天和阴天还不一样：阳光明媚时，啄壳声清脆欢快；乌云密布时，啄壳声也变得沉闷压抑。隔着薄薄的外壳，小鸟分明可以感受到外面的天气变化——若阳光一直充足，它便会不间断地啄下去。往下听，就能听到蛋壳在一段紧密的敲击中破裂的声音。那个时刻，整个

柳串儿啁啾

我把棍子收回来，雌鸟立即回到巢里，小脑袋依然在瑟瑟发抖。

这一起一落，我早看清了窝里有几颗鸟蛋。我甚至看到即将出壳的雏鸟露出黏糊糊的脑袋。一次，趁鸟妈妈出去寻食，我小心翼翼地从小窝里捏出一只小雏儿，双手捧着，伙伴们都凑上来看。它的身上覆着一层棕褐色的胎毛，浑身湿漉漉的，小脑袋不停转动，眼睛似乎还没有睁开。看够了就把它放回窝里，毕竟离开雌鸟的怀抱，它未必能活。

若有足够的耐心，甚至能听到未出生的小鸟啄壳的声音——“笃笃笃，啾啾啾”，从弱到强，从慢到快。仔细分辨，那声音，晴天和阴天还不一样：阳光明媚时，啄壳声清脆欢快；乌云密布时，啄壳声也变得沉闷压抑。隔着薄薄的外壳，小鸟分明可以感受到外面的天气变化——若阳光一直充足，它便会不间断地啄下去。往下听，就能听到蛋壳在一段紧密的敲击中破裂的声音。那个时刻，整个

柳串儿啁啾

我把棍子收回来，雌鸟立即回到巢里，小脑袋依然在瑟瑟发抖。

这一起一落，我早看清了窝里有几颗鸟蛋。我甚至看到即将出壳的雏鸟露出黏糊糊的脑袋。一次，趁鸟妈妈出去寻食，我小心翼翼地从小窝里捏出一只小雏儿，双手捧着，伙伴们都凑上来看。它的身上覆着一层棕褐色的胎毛，浑身湿漉漉的，小脑袋不停转动，眼睛似乎还没有睁开。看够了就把它放回窝里，毕竟离开雌鸟的怀抱，它未必能活。

若有足够的耐心，甚至能听到未出生的小鸟啄壳的声音——“笃笃笃，啾啾啾”，从弱到强，从慢到快。仔细分辨，那声音，晴天和阴天还不一样：阳光明媚时，啄壳声清脆欢快；乌云密布时，啄壳声也变得沉闷压抑。隔着薄薄的外壳，小鸟分明可以感受到外面的天气变化——若阳光一直充足，它便会不间断地啄下去。往下听，就能听到蛋壳在一段紧密的敲击中破裂的声音。那个时刻，整个

